

傳奇人物韓復渠

冀光第

勾搭祖姑險遭活埋

想當年，在「倒戈將軍」馮玉祥的麾下，韓復渠是被稱為「五虎上將」之一的。韓復渠也能和三國時代的關張趙馬黃並駕齊驅嗎？這真是天大的笑話！

韓復渠，字向方，河北霸縣台山村人，霸縣是宋朝的北方重鎮，宋人抵禦遼人南侵的最前線。那一座霸縣縣城，還是楊家將中的楊六郎楊延昭所修築。地當東西兩淀之交，也就是古時候的雍奴澤，所以當地的百姓大半都做河工，韓復渠的父祖，便是世代以河工為業。

小時候確是念過書的，不過他祇唸了兩年多的私塾，便因為父母雙雙亡故，成了茆獨無依的孤兒。只能到他哥哥家中吃一口閑飯。韓復渠他哥也做河工，收入既少，工作又苦。和他嫂子成天到晚為生活而忙碌，對於韓復渠的教養問題當然無法兼顧。韓復渠就此輟了學，成日在街頭打流。直到十八歲時，倒也長得唇紅齒白，鼻直口方，相貌也算得上是很端正的了。這時，便有

一個同族的祖姑奶奶，輩份比他大兩輩，年紀却跟他相彷彿。青年男女，乾柴烈火，由於平時很接近，兩個人耳鬢廝磨，一拍即合，居然有了私情了。

韓復渠和他的祖姑奶奶，暗中往來，戀奸情熱。久而久之，那位祖姑奶奶竟然肚子大起來了。肚子一大，紙包不住火，終於被她的家人發覺，連打帶罵，逼那姑娘吐了實。那真教她的父母吓了一大跳，竟然會是同族侄孫鬧的禍，下的種。犯上逆倫，那還得了？姑娘的父母怒氣沖天，把這一宗醜聞，爽性抖了開來，往族長那兒去告了一狀，氣得白鬍子族長簌簌的發抖，他頓時就下了個決定，喝令族人：

「把韓復渠那小子給俺綁了來，今兒個，我非把他活埋了不可！」

韓復渠東窗事發，惹上了殺身之禍，他自己還躲在鼓裏呢。那天下午，他沒事人般的回到他哥家裏，嫂子一見到他，趕緊把他往屋後一拉，指着他的鼻尖，又恨又生氣的大罵：

「老二，你小小年紀，倒是胆大包天哇！這

下可好啦，族長正在派人四下逮你，他老人家說過了，逮着了你就把你活埋！」

這一驚，直驚得韓復渠魂靈出竅。他跪下地來，向他的嫂子苦苦哀求，務必放他一條生路。

「長嫂如母」，韓復渠又自幼死了爹娘，想想終是不忍心，讓他給族人活埋了，便一聲長歎，回身進屋，將家裏所有的錢都拿出來交給韓復渠，叮嚀他說：

「你在家鄉是存不住身了，把這點錢拿去逃生吧。老二，你得給我記住，逃得越遠越好，不能出人頭地，你千萬別回來。還有，萬一你被族人逮着，你可別害我，說是我放你走的。」

馮玉祥保定府招兵

韓復渠很感激，眼裏噙着淚，向他嫂子道了謝，一出後門就沒命的奔跑。他逃出霸縣城門先往東，原打算逃到天津，在那一處水路大碼頭，不難找一個苦力的活兒做做，混個一日三餐。可是，韓復渠自小就很機伶。他在急急奔跑之際，凝神一想，此刻霸縣城裏，逮他的人只怕已經發

覺他逃走了。族長有命，自然得追，要追就必定往這條路上來。那豈不是冤枉白費，依然逃不出這條小命嗎？於是，他便一個大轉彎，由東而西，再折向南，一路逃到了保定府。

到了保定，舉目無親，好在身邊還剩得有點錢，便往一家小客棧裏一住，打算等到錢花光了，再作計較。住在小客棧裏閑來無事，便去到街逛逛。偶然走進了一家茶館，聽見有人在說書，說的是「東周列國志」。正說到管仲和鮑叔牙交上了朋友，多麼的講義氣，多麼的够交情。直把個來自鄉下的韓復榘，聽得悠然神往，茶飯不想，從此便天天去聽說書了。

有一天，蔣的在小客棧裏發現了一張熟面孔，仔細一看，原來便是茶館裏的那位說書先生，

居然和自己同住一家棧房。連忙上前攀個交情，互通姓名，那位說書先生名叫張紹棠，年紀比韓復榘大不了多少。自此韓復榘每天和他同進同出，一個在台上，一個在台下，也成了無話不說的好朋友。

張紹棠除了說書，還會看相。一日，他邀韓復榘喝酒閑聊。言次，很誠懇的對他說道：

「老弟台，你雖然是從鄉間來。可是我看你相貌堂堂，五官端正，爲人也很豪爽，將來一定很有出息。你不該在這異鄉漂泊，應該去投一條明路。」

韓復榘眉一皺，聲聲苦笑接口答道：

「老大哥，承你誇獎。可是，我現在正是沒路可走。過了今天，就不知道明天怎麼樣啊。」

那張紹棠邀韓復榘喝酒聊天，原是有個打算的。聽韓復榘這麼一接腔，他把握機會，接口便說：

「眼跟前我倒是有一條明路，指點給你，就不知道你敢不肯走？」

聽得韓復榘眼睛一亮，一伸手，攀住了張紹棠的胳膊問道：

「老大哥，只要有路子，我一定去。就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路子呀？」

於是，張紹棠二指一疊，娓娓道來：

「如今朝廷正在編練新軍。去年，駐紮在關外新民府的獨立第一混成協，和獨立第一團、第二團，合編成爲新軍第二十二鎮，統制官先是陳宦陳大人。今年二月，改了張紹棠張大人繼任。也許



由二等兵幹到總司令的傳奇人物韓復榘

是這位張大人不幸運，他到差不久，先是新民府鬧大水，後來又從哈爾濱傳來了鼠瘟（鼠疫），官兵死了不少。那朝廷的陸軍規章，原是每三年要舉辦一次秋操的。明年八月，秋操之期又到，二十二鎮正在招兵買馬，亟於補足缺額。昨天我就

聽說，他們已經在保定府設下了招兵處，招收學兵。你要是趁此機會去投軍，給補上一個名字，一個月能關四兩多銀子的餉，而且還有一個大好的前程。」

韓復榘聚精會神的，聽他把一大段話說完，真個是絕處逢生，喜從天降。他一疊聲的答應，聽張紹棠的勸，到二十鎮招收學兵處去投軍。——兩個人吃了個酒醉飯飽，第二天一早，挺熱心的張紹棠，便和韓復榘一道去報名，他們倆都當上了二十鎮的一名二等兵。

俗話說：「運去黃金變成銅，時來頑鐵成金」。投軍以後的韓復榘，跟着馮玉祥東征西討，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居然一路順風，從二等兵幹到了總司令。其後馮玉祥稱叛，韓復榘來上上次陣前起義，投誠中央，又榮任了山東省主席，衣錦榮歸，重返故鄉，好不得意洋洋。然而，畢竟他自幼失學，底子不夠，越當大官，偏就越出洋相。於是韓復榘式的笑話傳遍中外，歷久不衰，這兒且記下真人實事，有憑有據的一樁。

坐洋車私訪找挨罵

山東省在民國廿三年，正是大力推行新生活運動時期。省府所在地濟南市，為中外觀瞻所繫，更應認真執行，一時雷厲風行，軍民公教，一體凜遵。如遇倨傲不遜或刁頑之徒，輒遭拘禁、罰款、罰勞役。當時，韓復榘有一特別規定，除老百姓和商人外，凡公教人員、學生、軍人，如無特殊事故（傷病與紅、白喜事），一律不准乘坐洋車（即人力車）。韓復榘認為人生兩腿就是

用來走路的，既可省錢，又能使腿部健壯有力，是有益身心的運動，因此禁止坐車「招搖」。過市。首當其衝者，便是拉洋車的車伕了。

民國二十三年陰曆七月初十的下午，韓復榘身穿灰布褂子，足登青布鞋襪，徒步到街上去巡視，回來時也許是走累了，便在街上叫了一部洋車，循張宗昌督魯時所建的濟南市最漂亮道路之一——估衣市街，坐到省政府，中間約有四五里路之遙，韓復榘坐在車上，一時無聊，便與洋車夫問開了話匣子。洋車夫是一個三十多歲目不識丁的老實人，根本想不到坐在車上的就是鼎鼎大名的韓主席「韓青天」。

韓復榘問：

「拉車一天可賺多少錢？生意好嗎？」

洋車夫答道：

「從前還可勉強維持，現在越來越糟了。」

韓復榘跟着問道：

「爲什麼？」

洋車夫說：

「主席要推行新生活運動，規定這，規定那，好像專找拉洋車的麻煩，真是莫名其妙……」

「洋車夫頓了一下，繼續說：「生意好時，一天可弄個七八毛，如遇天氣不好，那就更慘，除掉車租之外，剩下的錢還不够家裏吃飯。」

韓復榘說：

「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

洋車夫說：

「七十多歲的娘，兩個小孩和老婆，一共五個人。」

韓復榘說：「哦——你有什麼困難嗎？」

洋車夫說：

「先生，不瞞您說，困難多着呢。最要緊的是住的草房已破爛不堪，早該修理修理，冬天轉眼就到，就是湊不出錢，真急煞人，唉！」

韓復榘說：

「既然拉車賺不到錢，爲什麼不改改行？」

洋車夫說：

「卅多歲的人，還改什麼行。這一輩子吃了不識字的苦，現在唯一的希望下一代多讀點書，將來也好找個像樣的事，不要像我這樣苦。」

韓復榘說：「你娘身體還好嗎？」

洋車夫說：

「自從我爸爸前年過世以後，娘身體一直不大健朗，所以我每天總要帶些娘愛吃的東西，讓她老人家心裏快樂點。」

韓復榘聽了之後，不住微笑頷首，心想，這洋車夫還是個孝子呢。

韓復榘和洋車夫兩人一問一答談着談着，不覺車子已到省政府，韓復榘拿出一塊銀元和一張名片給洋車夫說：「多下的錢不必找了。將來有閒，你拿這張名片到這裏來找我聊聊。」一面指着戒備森嚴的省府大門。這會兒車夫驚異莫名，連忙彎着腰說：「謝謝，謝謝，有閒一定來拜候您老。」車夫在想，本來只要七分錢的車費，他竟大方的給了一塊銀元，難道今天碰着了財神菩薩，那時，韓復榘已慢慢走進大門，奇怪的是，站崗的衛兵竟視若無睹地任他大搖大擺進去，原來韓復榘曾經關照部屬，穿便服碰面時不准敬禮

，穿軍服則一定要敬禮，這是規定，也是命令。洋車夫看在眼裏，真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了。

趕扣月餅罰錢封店

時光過得很快，轉眼間中秋節就到了，洋車夫想起了上個月的奇遇，感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於是洋車夫便花了四分錢，在著名的九如齋食品公司買了兩盒上好的月餅，整整衣冠，誠心誠意，提了月餅去省政府看望上個月坐他車的老朋友。到達之後，看看大門兩個荷槍實彈的衛兵，雄糾糾，氣昂昂的，心裏不免害怕起來，但是一想，既然來了，總得試試看，先拿了韓復榘（車夫不識字，不知道名片是韓復榘的）給他的名片，鼓起勇氣上前請問衛兵，說明來意，衛兵接了名片，不期然的向車夫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後客氣的連聲說，請到裏面會客室坐。沒多久，韓復榘御上將服赫然蒞臨，笑容可掬的說，「老朋友來看我榮幸榮幸。」此時，洋車夫一看這位財神菩薩原來就是韓主席，真是驚惶得坐立不安，一面忙不迭的呈上月餅，顫聲說，這點微禮，不算敬意，請主席哂納。

「何必多花費。」韓復榘接過月餅後說。

韓復榘把兩盒月餅拿在手上掂了又掂，問洋車夫：「這是兩斤？」

「是。」

「副官，」韓復榘靈機一動懷疑的說：「把這兩盒月餅仔細秤一下。」

祇聽得室外一聲「是」。

沒一會兒，一位軍服整齊的人，必恭必敬地

捧了兩盒月餅進來說：「報告主席，月餅秤過了，連盒子總共不足三十兩。」

韓復榘稍一思考之後，對來人說：「打電話給九如齋老闆，叫他馬上來一趟。」

「是。」

不一會兒的工夫，一個氣急敗壞商人模樣的中年人站在韓復榘的面前，恭敬的說：「主席叫小的來有什麼吩咐？」

「你們做的月餅，份量不够？」

「四兩一個，四個一斤，不會少的。」

「哼！明明每斤趕扣了一兩多，嘴還硬！」

「……」九如齋老闆站在旁邊，面上立刻變成一會兒青一會兒白。

「軍隊裏趕扣軍糧是要槍斃的，你現在該怎麼說？」

「請主席從輕發落，以後小的再也不敢了。」

「現在不管你賣出多少月餅，因你不誠實，

我要罰你壹百元，假使不願罰錢也可以，明天就派人封你的店。」

「主席，壹百元實在太多了，小店賠累不起。」

「這裏又不是小菜場，還有討價還價嗎？」

「願罰願罰。」九如齋老闆只好哭喪着脸，請韓主席准許回到店裏去湊湊數，湊足壹百元再來繳交韓主席。

韓主席派人跟着九如齋老闆回到店裏拿足了壹百元大洋回來面交韓主席，待韓復榘點清鈔票和銀元後，對九如齋老闆說：「你現在可以回去了，你要記住，做生意要貨真價實，切勿欺騙顧客。」

「主席的話，一定記住，一定記住。」

待九如齋老闆離開省府不久，韓復榘將罰款壹百元和原封的月餅兩盒，一併給了洋車夫，並叮囑：「快點回家，修理修理房子，買些魚肉，快樂快樂的過一個中秋節吧！」

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 增訂再版 鈕先銘著

定價伍拾元 請速購閱

名作家鈕先銘先生多姿多采的一生中，有一段最難忘的經歷，最離奇的際遇，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當了和尚，然後又名正言順的還了俗。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刻已由鈕先生撰成「還俗記」。本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是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

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帳戶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